



[美]马特·麦卡利斯特 著 孙仲旭 译

甜蜜的悲伤

关于爱、家庭与美食的回忆

Bittersweet

Lessons from My Mother's Kitchen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甜蜜的悲伤

关于爱、家庭与美食的回忆

[美] 马特·麦卡利斯特 著 孙仲旭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甜蜜的悲伤 / (美) 麦卡利斯特著 ; 孙仲旭译. --北京 : 新星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80225-936-2

I. ①甜… II. ①麦… ②孙…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67265号

Bittersweet

By Matt McAllester

Copyright©2009 by Matt McAllest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terling Lord Literistic, In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图字 : 01-2010-1948

甜蜜的悲伤

[美] 马特·麦卡利斯特 著 孙仲旭 译

责任编辑 : 李梓若

责任印制 : 韦 舰

出版发行 :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 谢 刚

社 址 :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 010-88310888

传 真 :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890 × 1230 1/32

印 张 : 7.75

字 数 : 110千字

版 次 : 2010年6月第一版 2010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80225-936-2

定 价 : 24.00 元

版权专有, 盗版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Bittersweet

Lessons from My Mother's Kitchen





寻找失去的母亲（代译序）

孙仲旭

现居伦敦的**马特·麦卡利斯特**曾为一家美国报纸担任了十几年的海外记者，报道过多次国际战争冲突，曾与同事一起获得1997年普利策奖的突发新闻报道奖，他自己出版过关于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的两本著作。2005年5月，他利用工作间隙去伦敦看望了母亲，两天后，他的母亲在老人院突然病发去世，年仅62岁，这对时年35岁的麦卡利斯特打击非常大，他这样写道：“这就像是某部罗宾汉电影中的一个场景：你正在树林中策马小跑，一袋麦子从树木间荡过来打中你的侧身，然后你就完全喘不上气来，动弹不得，无法防御，眼睛盯着林间地下的虫子和松果。你半死不活，无法呼吸。”

麦卡利斯特的这本《**甜蜜的悲伤**》便是从自己母亲的突然去世写起。母亲去世后，极度痛苦之下，他所想的，似乎减少到两个简单的句子，自动重复了一遍又一遍：“你在哪儿？请你回来。”然后随着叙述的推进，我们看到作者的家庭生活并非一直幸福，他当初去美国上大学及工作后担任海外记者，都无不是一种逃避行为。他的母亲，并非一直是那种传统意义上充满母爱的母亲。我们读到实际上作者已经在过去的25年里都失去了母亲（“我的妈妈已经有差不多25年时间没有照顾过我、保护过我了”），也就是从作者10岁左右开始，原先那个慈爱、开朗的母亲就不在了。在他18岁时，他曾对自己的姨妈说自己的妈妈还不如死了好。读到这里，读者不禁会心生疑窦：作者的家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麦卡利斯特倒是不急于揭示秘底，而是比较详细地讲述了自己想通

过做母亲以前做过的菜式，想以此重新建立和母亲的联系，他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中间还穿插着对于这个家庭早期的记忆和作者夫妇创造新生命的尝试及努力。

后来，麦卡利斯特终于开始清点母亲留下的文件遗物，更为丰满的母亲形象一点点拼了出来。他还找来了母亲的病史档案，我们了解到他母亲的精神第一次出问题，是在作者10岁左右时，当时她企图服药自杀。她酗酒应该首先是精神上的问题，医生们却一再认为她只是有酗酒问题。作者母亲自身的状态导致了这个家庭的解体，她自己长期进进出出精神病院，一直未能解决酗酒问题，导致母子关系也极度糟糕。只是到了生命的最后一两年，她才向着最初那个正常而慈爱的母亲形象回归了一点。作者赞赏她在缺乏扶助的情况下，长期一个人与生活抗争。

这本书记录了作者在失去母亲后两年零9个月的生活，主要是哀悼母亲和寻找失去的母亲的过程。寻找之前，他对自己的母亲了解甚少，部分也是出自记恨母亲的心理（“过去的好多年，我变得几乎讨厌她的过去。我不敢听到关于过去的故事，因为在我看来，那些都是关于痛苦和失去的故事。”）。最终，在厘清了因为时间、因为隔阂的迷雾后，他对自己的母亲有了更深的了解，对于当初恨过的她有了更多的爱和同情。到最后，作者接受了母亲已永远不在的现实，终于走出了失亲之痛。

这样来介绍本书，似乎它是本“治愈系”的书了，但又觉得远远不止如此。失去母亲是悲剧，而在她去世前早就失去了那个慈爱的母亲也是悲剧，这种悲剧虽然是作者本人的，但是通过他出色的讲述，让我读到时却时时感同身受。另外，麦卡利斯特的文字素养及叙事技巧都颇值得一赞，他一章章写下来，在哀悼和寻找母亲之外，穿插了许多方面的内容，关于往事，关于现在，看似旁逸斜出，细品之下却不无深意。最重要的是，这些具有感染力的文字中渗透着作者对亲情的珍视和生活的热爱。总之，这不会是你读了后无动于衷的书，读完后会觉得能和作者一起走过这段心灵旅程，确实也是一种甜蜜而悲伤的经历。

献给帕妮拉

1

我妈妈坐在窗边的扶手椅上，问我是否觉得自己是个做饭好手。

“是啊，”我说，“还不赖。”

“你总是把书摊开吗？”

“对。”我说。

“那你就不会做饭。”她哈哈大笑，但她并不是开玩笑。“如果你需要一直把书摊开看着，你就不是真正在做饭。”

我们以前也有过这种对话，一起来的，还有这样一段：

“你读了伊丽莎白·戴维的书吗？”

“还没有，妈。”

“你要是想学会怎么做饭，去读读伊丽莎白·戴维的书吧，她会告诉你一切。读读《法国外省烹调》。她的书很棒，我们都是从伊丽莎白·戴维那儿学会做饭的。”

跟我妈妈的这番对话，能让我们开个话头，聊起吃的方面。当时我们能够分享的事情很少，只有寥寥几个话题我可以提起来而不会惹她生气或者让她产生错觉（提起我爸爸、某几位以前的朋友、某几位亲戚、我们住过的地方、绝大部分过去、政治、国际时事时她就会），也不会

踏进健忘与漠然的海洋，这样的海洋包围着她曾关心和我现在依然关心的事物（书、电影、新闻）。但是如果我告诉我周末给朋友们做了什么饭，我们就会到达一个安全的领域，在这里，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在厨房里度过的一个个下午，收音机开着，水池里放着沾有巧克力的搅拌碗，甜品在冰箱里凉下来，酱汁在炉子上慢慢煮，烤炉里的面包片慢慢变脆、变黄，整座房子里弥漫着混合在一起的美食味道。

这是2005年5月4日惬意的下午，她那个位于瑞士小屋区¹的房间窗外，一簇簇七叶树的粉红色花束在春风中轻轻摇摆。自从她从那套单居室公寓（她在那里顶多会煎点熏肉）搬到位于伦敦西北部一处工业区的门上有锁的精神病房，然后又搬到一间老人院（名为鲁思摩尔之家，在那里，她跟一动不动地坐在走廊上的那些垂死之人比起来，相当于十几岁）的顶层以来，她已经很久没做过饭。在老人院，她的岁数跟一些员工而不是其他住客更接近，她不跟那些盯视着自己越来越黯淡的记忆的驼背老太太来往。跟她们不同，她会沿着街道走进本地的商店和咖啡馆，端着一杯咖啡，跟本地那些与环境格格不入的人为友，那些人也每天把时间花在喝咖啡上。在老人院，她一直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偶尔读小说、看电视，等着我姐姐和我打电话或者去探视。

她讨厌里面的饭菜——那里只有这点不好——很喜欢给人带出去吃饭。没几天前，在跟我姐姐去樱草山附近的商店时，她给我买了件礼物，是个柠檬刮皮器，她没用纸包装起来就给了我，也没说干吗要给我买，她知道我会喜欢。我已经有刮皮器，可是立刻喜欢上了这个。它的柄是个实心铁球，她还买了另外一个一模一样的给我姐姐。

她从扶手椅上站起来，我们吻了一下，我微笑着拥抱了她。那次探视并非事先安排好的，而是挤出来的一个钟头，因为我刚好身在伦敦而不是在一个战争地区，我只是路过。一个钟头待下来，我没有感到恼怒，其间我请教了我妈妈一些事情，她也跟我说了，哪方面的事我已

¹ 瑞士小屋为伦敦卡姆登区的一处地名。

经不记得，因为那种少有的受到我妈妈照顾的感觉才是关键。我拥抱她时，手里拿着柠檬刮皮器。她买刮皮器的商店，跟她的烹调导师伊丽莎白·戴维年轻时自己开始做饭时所住的公寓刚好位于同一条街上。

我把刮皮器放进口袋就走了。

两天后她去世了，上午的某个时候，在那个房间里，她倒在扶手椅前方的地上，她的心脏毫无预兆地停止了跳动。

2

我18岁时，曾经想让我的妈妈——把我带进这个世界，并用无尽的爱包围我的妈妈——死掉，而且是大声说出来的。

当时我站在罗德岛州新港市我姨妈家的厨房里，那年夏天我住在那套公寓，正在把餐馆打工的小费及工资攒下来，好在秋天和冬天时乘灰狗巴士游遍美国，那是在1988年夏天。我的珍妮弗姨妈比我妈妈大两岁，她们俩是四兄妹中最大的两个，她们从小特别亲近。我姨妈在约翰·肯尼迪被刺那年从苏格兰移民到美国波士顿。我当时刚在苏格兰高中毕业，等我到了姨妈身边，到了这个新鲜、令人激动的国家之后，我发现了她身上我好多年都不了解的事。很多方面，她就像我妈妈——她的说话声音、眼睛和偶尔的不拘礼节。我到美国的第一天，她刚刚在普罗维登斯市接我下了巴士，之前她违规停车，我们赶回她的汽车那边时，她跟那个样子懦弱、身穿制服的服务员吵上了架，那个服务员是个中年人，挣的钱肯定只比最低工资高一点点，我可爱的姨妈大声说他是“纳粹”，这种话我妈妈也说得出口。但在别的方面，她们还是有区别的。跟我妈妈不一样，珍妮弗居然会去巴士站接我，她还会为我洗衣服、跟我一起看电影、为我煮咖啡、分享我讲的笑话、请我去外面吃

饭。她不会跟我吵架，我跟她讲话，也不用一直得掂量着。我的表弟克里斯蒂安用一根针、一条线和一块冰为我穿耳时，我姨妈从冰箱里拿出白兰地给我倒了一杯。

这时是下午，在我要去新港那间码头餐馆打工（跟我的几个萨尔瓦多哥儿们一样打黑工）之前，我跟我姨妈谈起了我的妈妈。

“我想我从来没有跟谁说过，”我说，“可是我想她还不如死了呢。”

“我也这样想。”她说。

有一阵子，我们俩都没说话。

“马修¹，”她说着手去拉冰箱，“你想来杯白兰地吗？”

“我想她死了会更幸福。”我说着接过杯子，“她再也不会好转，只是受罪，她的生活一点价值都没有。”

那样会让我、让家里所有别的人都更轻松、更好过。我没讲出来，但两个人都明白。

“你有这种感觉，不用感到内疚。”珍妮弗说。

“我不内疚。”我说。

我妈妈当时没有死去，但是好多年后她跟我说：“我准备好面对死亡了，马蒂。我结过婚，养过孩子，我可以坦然离去了。”

她这样说时，并没有抑郁或是沮丧，当时我们正在她的地下室单居室公寓里用茶点，公寓位于伦敦西北部的基尔伯恩区，从我姐姐的住处走过去只要5分钟，此后她的住处就一直需要有护理者。她在别的时候也跟我说过同样的话，当时她平静而且相对安详。我姐姐跟我说，她听到过同样的话。“我读过的书够多的了，”她说，“我种过的花也够多的了，做的饭也够多的了，我对那些不再有兴趣。”

当时，我已经不再认为她的生命没有一点价值，可是我欣赏她对死

¹马修（Matthew）为作者的正式名字，马特（Matt）及马蒂（Matty）均为昵称，后文中可见。

亡的坦然，我想她已经走到了终点，所以她离去对我也没什么。

后来她就在一个星期五的上午去世了，当时我独自在一间咖啡馆读报纸吃早餐。我回到家，我姐姐打电话来，她的声音又小又害怕：“妈妈去世了。”她说。我打电话给我爸爸，他已经有好多年没跟我妈妈和她的姐妹、弟弟说过话了，然后我在电话黄页上找到的一位葬礼承办人，给他打了个电话，又给验尸官办公室打电话，询问我妈妈的遗体具体在哪儿——之前有辆救护车和几位警官已经去老人院把她运走了——也问了什么时间可以让葬礼承办人去领取遗体，然后我坐在家里的桌子前，浑身颤抖起来。我妈妈去世了对我来说，绝对不是没什么。那种感觉从我躯体的最下端开始，传到后面，然后就像一阵恶心的感觉，往上传到我的胸口。到头部时，它扭曲了我的脸，掐紧了我的喉咙，让我嚎啕大哭，还挤紧我的眼睛。这种感觉持续了两个钟头左右，它的风暴掀起的浪头一波高过一波，结果我不得不喝了一杯又一杯水，以补充通过眼睛和鼻子所失去的水份。它让我精疲力竭，眼神空洞，直到我开始感觉自己开始恢复正常，接着这种感觉又从尾椎那里升起来，一次一次，又一次。一连好多天，好多个星期，好几个月。

